

## 记者手记

## 陈志武印象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杨博

初见陈志武,是在纽约中央车站旁的耶鲁俱乐部。五月初的连绵细雨,让初到美国的我们感到丝丝凉意,而就在这个气氛雅致的环境里,与陈志武的一席交谈令我们暖意融融。柔和的灯光下,陈志武用平和的语调向我们讲述自己少年时代经历,也讲述着他大洋彼岸中国金融改革的过往。

不到一个小时后,陈志武看了看表,用抱歉的口吻结束了这次对话,随后匆匆而去。再次见面是两个月后的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大堂,这一次陈志武依旧是风尘仆仆。

忙碌,成为我们印象中对陈志武的第一个关键词。数次联络和采访,陈志武总是在国内或国外不同的城市。即便在某个地方停留的时间稍长些,他也安排了大量的工作。

眼下,陈志武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在这短短三四个月时间里,他不但要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进行调研,还要在高校间举办讲座,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学术交流活动和顾问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如此紧张的工作间隙,陈志武仍旧坚持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而在他的学生看来,无论日程多么紧张,陈志武却总是能将工作与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能够将时间这一稀缺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这或许是陈志武作为经济学家特有的本领之一,也是最令人佩服的一点。

与许多学者不同,陈志武的治学态度非常包容,这是让我们印象颇深的第二个关键词。无论是谈论学术问题还是生活趣事,陈志武总是保持自己惯有的不急不缓的语速。陈志武几乎没有对某个观点过于激烈的表达,也没有太强烈的情绪起伏。即使对学术上不尽相同的观点,他也显得颇为包容。“我觉得无论是治学还是生活,都应该是包容的多元化的。”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陈志武总是在略作思考后认真予以回答。

执着,是我们对陈志武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相信陈志武对自己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有着极大的执著,才能对其实验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绝对的耐心。实际上,正如陈志武的朋友和学生而言,作为一名数理金融学家,定量分析才是陈志武的强项。然而,在开始关注中国经济金融研究领域之后,陈志武才开始尝试将金融学与中国历史、儒家文化、哲学等结合起来。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金融领域所存在的某些特有的问题吧。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经济金融问题的研究,陈志武坚持自己的研究框架,并用自己特有的研究方式。

平和、淡然、包容,具备了这些特质的陈志武,或许更像一个社会学者而非金融学家。也正因如此,陈志武才会那样包容和坦然的去接受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接受他人的质疑。然而再细细品味,在陈志武包容的胸怀中,仍旧有着对于金融学研究的绝对坚持,比如其对于金融学的发散性思考,又如其结合多学科的跨领域的研究方式。

## 风云人物

他是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在2000年一份世界经济学家排名中,他的名字位居第202位,而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仅有19人来自中国。

# 陈志武 一个金融学家的思想王国



## 履历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教授。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士,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参与创办Zebra Capital Management基金管理公司并在2001至2011年间为其两位合伙人之一。1998年参与创办了Value-Engine公司。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金融经济学、金融社会学、制度与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金融与文化、金融经济史等。最近十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它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2012年全球咨询公司Burson-Marsteller在其“G20 Influencers' report”(G20国家最具影响力人物报告)中将其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十人”之一。2006年Wall Street Wire将其列为中国十位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

获得美国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奖励。2009年著作《金融的逻辑》获得过23项最佳年度图书奖。

本报记者 杨博 陈莹莹

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兴趣。

### 一个命题: 文化的金融逻辑

还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展,从2010年开始加入陈志武的科研团队。现在,他和其他助教每周都有三四天泡在位于故宫边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的刑科题本,也就是报送给

皇帝的命案材料,从中整理出相关的数据建立数据库,用以研究1600年以来中国的利率和命案率的变化情况。

从古代的一宗宗命案中,寻找与金融市场发展相关的线索,乍一听来这颇有些不着边际。而在林展看来,当初自己加入陈志武的研究团队很大程度上正是被这些“有意思”的内容所吸引。我在陈老师的第一次演讲上了解到这个研究内容,当时就觉得非常激动。”

1986年暑假,为了联络美国耶鲁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陈志武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发国际电报的地方排了整整一天的队。用他的话说,自己当时“精确地”写下了几个字,将电报发往大洋彼岸。这斟酌许久才发出的寥寥数个字,花费了他几乎一个月的工资。

那个时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沟通都是以写信为主,一个来回至少要一个月,更快的方式就是发电报,但每个字都很贵。”谈起那个年代,陈志武感慨道:“那个时候(中国)非常与世隔绝。”

即便到了2000年左右,电话慢慢多起来,打国际长途的费用仍然非常昂贵。陈志武说那个时候中国跟外界的距离从通信的意义上来说非常遥远。然而在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兴起、手机的普及,以及新兴联络方式的出现,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外界的距离。联系方式的扁平化,促使陈志武更多关注到中国的发展,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发生的变化。这引发了他对中国文化与金融发

查明年将启动第二轮,此后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整个历时将达十年。如此大的样本,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以及如此边缘性的话题,让陈志武的课题研究充满了想象力。

“在二战甚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把很详细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这使得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宏观研究样本数量太少,令只用大的宏观视野做研究的方式,最终从统计意义上得到结论的机会不是太多。”陈志武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大的宏观层面假设放在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像胡适讲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目前,这项调查仍在进行中,初步结果显示,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地区,生女儿的家庭比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要高;在孝道文化比较强的城市地区,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会偏低,而孝道文化淡的城市地区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会高一些。

中国的孝道文化如何与储蓄率挂钩?陈志武认为,中国这些年储蓄率一直高,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太发达,未来安排生活保障的工具选择比较少。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独生子女让传统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价值体系受到打击。这些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养儿防老的孝道文化越来越靠不住,这迫使很多做父母的不得不存更多钱,以保障未来。可以说,孝道文化的淡化推动了家庭储蓄率的上升。”

他(陈志武)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将顶尖的学术研究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比如从养儿防老这样的话题,延伸到不发展金融市场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质量。”谈到陈志武的研究,林展言语间流露着发掘宝藏般的兴奋。

如今,陈志武每年都会利用回国的机会做客清华,与那里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做交流,讨论研究,听各种各样的报告。“不管质量高不高,他都会坐在那里认真听,认真做指导。”林展说。

不止如此,陈志武还在与清华方面共同筹建一个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期望通过更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利用国际上主流的方法,让学术变得更纯粹,让研究回到最初的目标——为社会创造知识。同时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推动对青年学生的培养,推动中国的学术气氛和环境的提升。

### 一种信仰: 追寻个体自由

在陈志武看来,没有经济方

面的自由和安全,没有对未

来的足够的保障,将迫使

人们放弃对个人权利的

追求,放弃自己的尊

严。说到底,有东西吃、

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

钱赚,个体才能变得更

自由,这对于整个社会

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

也至关重要。”

项目。如今,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呆在国内,做学术交流,进行课题调研。而且,他也希望能将自己在东西方经济学界所积累的学术成果,更多地传递给中国金融学界。

记得有一段时间在武汉帮一个好友给他的学生们讲课,当时正值武汉最热的六七月,而教室里只有一个大吊扇,我几乎每上完一堂课就要出去换一件衣服,因为衣服都湿透了。”说到此,陈志武忍不住哈哈大笑。

### “没有经济方面的 自由和安全,没有对未 来的足够的保障,将迫 使人们放弃对个人权利 的追求,放弃自己的尊 严。说到底,有东西吃、 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 钱赚,个体才能变得更 自由,这对于整个社会 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 也至关重要。”

1986年,在出国留学风的吹拂下,陈志武也选择踏上负笈美国的留学之路。怀揣着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和几十美元,他登上美国的飞机,而离他走出茶陵农村的山沟沟才不过几年时间。

1990年,陈

志武从耶鲁获

得经济学博士

学位,此后陆续在

美国威斯康星-

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

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

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

耶鲁担任终身教职。不到十年时

间,即能成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即使是欧美经济学家也很难达到

这样的高度。

在“落地”美国后的十余年时

间里,陈志武的研究基本上没

有太多关注中国,他将大量的时

间和经历放在金融、经济学的纯

学术研究上,而且经常在诸如《美

国经济评论》等全球顶级学术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凭借自己擅

长的资产定价,陈志武逐渐获得

西方学界的认同,并成为一个优

秀的数理金融学家。

在民生银行工

作的老朋友李利明看

来,陈志武当

年的学术研究是纯理论的数理

金融领域。坦率地说,他研究的

东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

的金融学,而是高度数理化的数

理金融,几乎只有数学家或者理

工专业的人才能看得懂那些模

型、定量分析。”

正是这段单纯、安静的求

学经历,让陈志武从一个零起点

的金融学学生,成长为海外金融

经济学圈子里知名度越来越

的经济学家。在2000年欧洲经济与

统计高级研究中心(ECAE)

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学家和研究机

构的排名中,他的名字位居第202

位,而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

有19人来自中国。

一次回归:

关注中国金融改革

在陈志武远离家乡的岁月

里,中国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2001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志

武翻到了一本《财经》杂志。这

份在当时因曝出银广夏等一系

列内幕交易丑闻而风靡一时的

杂志,让陈志武眼前一亮。“从头到尾都

在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其理性的程度,让我大

吃一惊。”

从此,陈志武开始将目光投

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起初他更多关注的是制度问

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在《新财

富》上开设的专栏也以介绍美国

证券法案、监管规则等为主。但

慢慢地,陈志武的注意力回到

对个体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探寻

上来。在他看来,无论是产权、法

律、新闻自由、社会文化以及个

人选择,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设

计,都应围绕着“人怎么活得更

好”这一核心。

大概是2004年至2005年,

我忽然想,美国有非常发达的资

本市场,人们有很多金融选择。

安排一辈子生活,无非就是找

一个更恰当的、不同的金融产

品的投资组合。但是在传统的社

会,在中国,当这些东西都还不十

分发达的时候,人们怎么解决未

来的生活?人的尊严,人的命运,

是按照一种怎样的金融规则在安

排呢?”

也就是2005年,陈志武开始

在国内建立研究团队,启动调研

项目。如今,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

时间都会呆在国内,做学术交流,

进行课题调研。而且,他也希望

能将自己在东西方经济学界所

积累的学术成果,更多地传递给